



貢敏

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三日生

南京市人

政戰學校畢業

經歷／

影劇編導工作多年

現職／

自由寫作

作品／

舞台劇本：留學生

電影劇本：古寧頭大戰

電視劇本：寒流

蝴蝶蘭

舞台劇劇本第二名 貢敏

寫在「蝴蝶蘭」劇本前面

戲劇的型態多姿多采，戲劇的內涵亦喜亦悲，她可以動人、娛人，亦未嘗不能啓人深思；因之「蝴蝶蘭」的創作，除了企圖滿足觀眾的劇場效果之外，也冀望能「言之有物」，對我們生活週遭的人與事，作某種程度的反映與探索。

「蝴蝶蘭」是名貴品種的花卉，她綻放在幽谷懸崖而無畏於冰霜風雪，以之為劇名，正是作為劇中女主人冷於慧的象徵。當一群署名為「上班族的眾家女子」投書報端，抗議電視台出現的盡是「歷史上禍國殃民的女性」，而要求劇作也應「描寫女性堅毅果敢、智慧橫溢」的一面；以及「使更多女性願意扮演好自己的職責，給丈夫、兒女，以及社會更多的關懷與愛」時，我們願意以「蝴蝶蘭」來作為回響。因為清純堅潔底女性美，正是我們所樂於歌頌的形象，一如哲人尼采所說：「永恆的女性，啓引人類上昇」。

冷於慧是「蝴蝶蘭」的中心人物。她教國文、寫小說，已過了「適婚」年齡而未婚；為堅持理想而不寫煽情文字，為忠於最初的感情承諾而虛度芳華。家庭中接二連三的變故，情感上波濤相繼的衝激都不能搖撼她底屬於女性溫柔的堅韌。這沛然而莫之能禦的力量，是來自於她飽經憂患的老祖母，也是來自於新火相傳的古中國文化。幾千年來，我們史乘中不知有多少這樣可敬可愛的「眾家女子」！

既然是現代劇，自然不能將與我們呼吸相關的若干事態迴避架空，略過不表，因之當前一些不當的人和事也

受到了揶揄。這不只是為了豐富情節趣味，或是抨擊某些怪誕現象而嬉笑怒罵，更是為了社會大眾的不平而鳴。劇場中的笑聲有時是對某些人的懲罰，不可能「皆大歡喜」的。

將近兩千萬人生活在寶島上，食指浩繁，資源缺乏，我們不得不比別人工作得更辛勤些，而對外要開拓，對內要開發，因之對那些冒險犯難入山出海的人，我們由衷欽敬。這是「蝴蝶蘭」的另一精神，也許很「正面」，但絕不「說教」，只是向觀眾悄悄提醒一聲：「愛情、麵包與幻想」同樣重要。我們總不能生活在夢裡，是罷？

時間：現代。

空間：台北。

人物：冷於慧——三十歲左右的中學國文教員，偶爾也寫小說，具有傳統女性底美德與讀書人底氣質；樸質嫺雅，

因而和世俗的「潮流」，有時未免格格不入。已過了「適婚」的年齡，人不堪其憂，她也不改其樂，強烈地使使命感，往往驅使自己孤立於幸福之外。

冷於明——於慧的胞弟，正就讀大學理科，優秀而現代，被視為將使冷家「熱」起來的新生代！他適應性很強，甚至正義感和功利主義也可並行不悖；好在本質不惡，因之屬於年輕人的狂放等等，俱可視之為活力了。

冷於倩——於慧的堂妹，却略長於於明。她外型惹眼，作風開放，還沒讀完高中時，就被娛樂界「挖寶」挖走了。影視歌舞俱有涉獵而乏善可陳，却沾染了一些淺薄的時魔症，她和於慧恰能形成對比。

冷德全——於慧姐弟的父親，資深海員，大半生皆搏鬥於驚濤駭浪中，是屬於「打天下」的上一代。他年近花甲，猶為家庭奔波，却又和家人離多聚少，「續弦」一事則幾乎成了學生敗筆。

田杏枝——德全的繼室，冷家的異數，不惑之年心態却不成熟，仗著「風韻猶存」，以及以往「酒廊經理」的閱歷，她常想有所「表現」而不甚得體，所謂求榮反辱者也。

冷奶奶——於慧等之祖母，年已逾古稀。她一生飽經憂患，備嘗人世艱辛，却不因年衰體弱而稍失韌力。儒家文化的薰沐，使她自然而形成全家的精神支柱，歷久彌新。

梅之望——於慧以前的男友，二人也曾花朝月夕，刻骨銘心過，却在他赴美留學後，忽然「中止」了這段感情。他家境富饒，錦衣玉食之餘，恒不知人間疾苦；旅美多年，由於經濟上沒有壓力，因之生活更愉快了。若不是父親望孫心切，要他成家，他絕對是「樂不思中」的。

梅履豐——之望的父親，長袖善舞，所有的精明都施展在作生意上。一切都講究「業績」，這原本無可厚非，但過份的重利輕義，趕盡殺絕，就忘了「辣手須防人不堪」的古訓。或許商業倫理，經營道德等等，對他都嫌陳義過高了。

沈裕仁——冷家的老鄰居，曾受過冷家相當的照顧，但那已屬於「歷史」了。他不大樂意回憶這些活該塵封

遺忘的往事，倒是因為能說幾句日本話，結識了幾個日本朋友，常常不自覺地沾沾自喜；至於把自己獨子送給日人為義子，則更是生平得意之作。

沈瑞——裕仁的女兒，冷於明的學妹及崇拜者。她天真無邪，一團憨氣，擁有八十年代女孩的「新潮」，却不失清純。如果偶爾「怪怪的」，那也因為「大家都是這樣嘛」！

耿進——於慧唸中文系時的講師。她畢業十年了，他還不過是個副教授，但却很受學生們歡迎。他自覺已然能自由出入於中國文學天地時，却已被某些人目為「怪物」。潛意識中他深深傾慕於慧，然格於「師道」，他祇能發乎心而止於口，成了她的諍友良朋。

其他——女同學甲、乙等。

分幕：

第一幕：台北，冷家的起居間和沈家部份的日式房屋走廊，以及兩者之間，一條狹小通外門的甬道；時間則是寒假期間的一個白天晌午。

第二幕：十日後的一個夜晚，景同前。

第三幕：前幕的數日後，白天，陰雨，景同前。

第四幕：前幕的數月後，一個夕陽如火的黃昏，景同前。

第一幕

時：某年寒假期間的一個晌午。

地：台北冷家的起居間和沈家的走廊。

人：冷於明、冷於倩、沈瑞、沈裕仁、冷德全、田杏枝、冷奶奶、冷於慧、耿進、梅履豐、梅之望、女同學甲、乙……。

景：舞台右方是冷家中式的起居間，左方一隅是沈家日式房屋之外走廊，分割也是銜接兩家的小甬道，則是通往外門的必經之處。（舞台左右以觀眾視線為準。）

冷家起居間是主景。正後方有落地窗，右上角是閣樓，看得到的臥室門，是德全夫婦的居處，其他人則均由通往右內室的甬道出入，室內陳設調和著中式的莊重與西式的活潑，既不俗麗也不寒儉，却予人以親切的質感。

左側沈家的日式外走廊，紙拉門是建在平台上的，上平台時須登兩層梯級，拉開紙窗則亦可看到部份室內陳設。

自兩家之間的小甬道樹葉稀處，以及沈家落地窗外，或多或少的都可以透天，於是晨曦晚霞，陰晴日夜，就全呈現在那兒了。

幕：寒假中的一個晌午，冷家客廳中寂無一人，一只登山背包，鮮明而飽滿地擱在當眼之處，右上角的閣樓中，却不時傳出「喬治·男孩」的歌聲。

充滿朝氣的冷於明，穿著登山裝，手中拿著手電筒（五節，長形者），相機等零星裝備進入客廳。他一面將物件納入背包，一面將那支剛換上新電池的手電筒試了試光，這時電話鈴却響了起來——

△於明去接電話，手電筒仍在手上——

於明：喂——是，對——就是冷熱的冷，你找那位？（略有不耐）對啦，是姓冷！國語大辭典上都沒有第二個發音的「冷」字，我們這個姓是道地的「冷門」兒！您要找誰說話嘛？——冷小姐？（下意識地看了看週遭）哪一位冷小姐呢？是教書的，還是「唱戲」的？什麼？明星？名歌星——啊！她好像不在哦——（大聲）我知道她叫冷於倩，可是她不在呀！

△幾乎是同時，閣樓上樂聲停，於倩推開小窗答話——

於倩：噯噯！誰說我不在？我是天亮才回來的！誰嘛？

於明：（以電筒照著她）說是要找你拍電影的，妳自己跟他說吧——你等等啊！我堂姐下樓了——

△他放下話筒，剛要收拾東西時，門鈴連聲作響，外面有人大叫：「掛號信——」

於明：（皺眉）真熱鬧——簡直「門庭若市」了！（向外應聲）來啦！

△他正往外走時，左邊沈家紙門拉開，沈瑞躡步出來，在兩家「交界」處遇上了——

沈瑞：（壓低嗓門）噯！冷於明，我們今天真的要「出發」啦？

於明：什麼話？我登山的東西全都準備好了，妳怎麼到這時候還問真的假的？

沈瑞：（指屋內）可是我爸爸——他還是不同意也！

於明：先跟我到門口去拿信，我來幫妳想辦法，包妳一定走得成！

△他拉著她出門時——

△披著晨褸的於倩匆忙進入客廳接電話——

於倩：喂——我是冷於倩，哪位？啊！「新潮派」電影公司？您好——什麼，你們要買我姐姐小說的版權，還可以讓我主演，好啊！嗯、嗯——好的，我來跟她講，那還有什麼問題，她自己的小說自己改編劇本，真是再好也沒有了，啊！啊——什麼？一定要加寫床戲？（笑了起來）喲，你們要找我原來是為了拍那種戲呀？唔、唔，也不是不可以呀！只要條件合適，我是可以「為藝術而犧牲」的啊。唔——唔——你們要找誰來跟我們研究？梅董事長？誰啊？唔——梅履豐先生呀！那我們認識，他是我大伯的朋友，好吧！那我們跟他談好了，再見。

△她放下電話，就自右甬道入內時——

△於明拿著一封信和一個牛皮紙大信封（內容相當厚，是一百多頁的原稿紙）自大門外進來——沈瑞在他身

後，手上有一紙條——

沈瑞：（唸）要帶乾糧、火種、睡袋、收音機、指南針、手電筒、開山刀、望遠鏡、撲克牌——額？幹嘛還要帶撲克牌呀？

於明：（玩笑）萬一迷了路的時候，可以用它來「算命」呀！

沈瑞：真要帶這麼多東西呀？

於明：當然要啊！登山不是開玩笑的事。不過這些妳都不用帶了——

沈瑞：那我帶什麼？

於明：帶著我就夠了！本人是登山社長，不單有全部的裝備還外加經驗豐富。所以，妳呀只要多穿點衣服就行了！

沈瑞：（悄聲）那——一會兒她們真的會來接我啊？

於明：沒問題，剛剛電話裡講好了，待會兒一起在學校集合，妳們三個人不來，我們大隊人馬不走！

沈瑞：嗯！好刺激，好好玩兒啊！

於明：別儘想到玩兒啊！我們這次登山是有主題的，男生要負責探測礦苗，女生也要蒐集民歌，拿不出成績來，耿老師會不高興的啊！

沈瑞：耿老師去不去？

於明：是他策劃的，他當然想去，只怕他抽不出時間來——

△紙門「嘩——」的一聲響，拉開了，穿著「油軋大」（日式睡袍）的沈裕仁出現——

裕仁：沈瑞——妳在幹什麼啊？

沈瑞：啊！剛剛郵差來了，我是來看看有沒有弟弟從東京來的信。

於明：沈叔好。

裕仁：嗯！小夥子，我可要告訴你啊！我家沈瑞有事情，她可是不能參加你那個什麼登山社的活動啊！

沈瑞：爸——

於明：啊！沈叔您放一百個心，我們這次東部登山隊的名額早已經滿了，沈瑞現在想報名都來不及了！

裕仁：啊！那就好。要不然我還真不放心。沈瑞這麼小，要跑到東部山裡去——那多教人擔心呀！

沈瑞：爸，那弟弟比我還小，才十一歲，您把他一個人丟在日本，就不擔心啊？

裕仁：這——這妳不懂，爸爸在東京有日本朋友，那位吉田社長會好好招呼你弟弟的！

沈瑞：朋友，朋友那為什麼還要您送給他們兩百萬日幣作見面禮呢？

裕仁：這、這，日本的生活程度高，什麼都貴，妳不知道呀！

於明：沈叔，聽說你們家沈茂，現在已經改了名字叫吉田茂了，是不是作了日本人的兒子啦？

裕仁：（勃然）你管得着嘛？我喜歡作日本人的兒子——啊不，我喜歡我兒子作日本人的兒子關你什麼事？說話沒大沒小的，莫名其妙，進來！

△他將沈瑞拉上走廊——

於明：（日式鞠躬、日語）「息裡麻塞——息裡麻塞——」

△紙拉門「嘩——」地一聲關上！

於明：（嘴型「呸」了一下，輕蔑地）「八格牙魯——亡國奴！（轉身進自己家——）大姐——快來啊！妳的信，還有掛號郵件！大姐——大——啊，爸——」

△冷德全和田杏枝自臥室中相將出來——德全穿得很整齊，手中有風衣和手提箱，頗有遠行的意思；杏枝亦相當光鮮，只是與四十歲的年齡略不相稱。

德全：於慧不是一早就出去給他學生補習了嗎？你忘了？（在整理手提箱中物事）

於明：啊！她還沒下課啊！我以為她已經回來了哩。

德全：是妳姐的信嗎？

△於倩在窗口探了探頭，似乎在聽是誰的信。

於明：唉！還有報館寄來的——（掂了掂）這麼厚，不用說，八成兒又是退稿！

杏枝：嗨！她呀！一天到晚的寫，半年才寫了這麼一大本兒，可是怎麼寄出去就怎麼退回來，這有什麼意思嘛！

德全：（笑笑）也有有意思的時候，她去年出版的那一本「風和日麗」，我就覺得很不錯，他們校長也說好。

杏枝：哎呀！你們這些老頭兒說好有什麼用，要年輕人喜歡才會暢銷。於慧寫的小說，連我都不愛看，枯燥死了，一點意思都沒有！

於明：（把話岔開）爸，您今天就要上船，去南非了嗎？

德全：對，這回出去時間可能還要久一點，家裡又是你一個男生了，多幫著你姐姐跟阿姨一點。

於明：（笑）爸，還有奶奶哩！我們冷家是三代女性發號施令，我只有跑腿兒的份兒！

德全：（也笑）老爹都快六十了，還要帶船出海哩，你年輕力壯的，不該多動動啊！

於明：該啊！您看，我一會兒就要去東部登山，東西都準備好了。

德全：好，要多注意安全啊！

於明：我知道，爸爸是資深老船長，講究的就是安全第一。

杏枝：依我看，最安全的還是待在家裡！都快六十的人了，還要出海玩命，就不能去幹幹別的？

德全：（好脾氣，仍不以為忤）幹什麼別的？「老狗變不出新把戲」！我在海上生活了半輩子，就跟條魚一樣，你把我弄到岸上來那不僵了！

杏枝：這年頭要靠錢來賺錢才行，靠人賺錢多累呀？

德全：可惜我們家只有人，沒有錢。

杏枝：家裡有錢沒錢我還不知道！依我說，現在擺在銀行裡那筆錢，就應該拿出來活動活動，那麼低的利息，放在裡頭幹什麼？

德全：那是準備孩子們將來深造的教育費，還怎麼活動？

杏枝：交給我管，我就有辦法活動！錢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要會動腦筋呀！

德全：我今天就要出海了，家裡事當然要交給妳管，不過我也不希望妳亂動腦筋——

杏枝：什麼叫亂動腦筋？你以為我會拿你們家這筆錢再去開個酒廊啊？

德全：（沉下臉）杏枝！

△於明帶著手上的牛皮紙袋和信，藉故悄然進入甬道。

德全：跟你講過多少次了，妳怎麼說話總是不注意呢，妳就不能不提妳以前開酒廊那個歷史嗎？

杏枝：我不提你兒子也知道啊！有什麼關係，我以前是混過，我才不在乎這些！

德全：妳不在乎我在乎！（壓低嗓子）以前是以前，現在是現在，現在我女兒教中學，兒子上大學，他們都有自

己底看法了。妳既然跟我結了婚，就是她們的繼母，說話也要有點身份！

杏枝：哈！

德全：哈什麼？

杏枝：說得好聽，是他們的繼母，人前人後還不是管我叫阿姨？

德全：那是妳自己怕老，要他們這樣叫的，叫久了就改不過口來啦。

杏枝：其實叫什麼都無所謂，我最受不了的還是他們的態度，好像我是從火星上下來的人，滿身長著刺一樣，永遠都跟我「保持距離，以策安全」！

德全：那是他們不懂事，妳是長輩，也可以開導他們呀！

杏枝：我開導誰呀，誰都比我有學問，我的話會有人聽嗎？連你都不「甩」我！

德全：只要在理，沒有人不尊重妳！

杏枝：那我為了你底健康，也為了安全，教你不要再出海了，難道這不是好意嗎，你為什麼也不聽呢？

德全：（氣）那是我的工作，我的事業，妳根本都不懂，我怎能聽妳的呢？

杏枝：是啊！等船一開航，所有人都聽你的，神氣得來！

德全：對！一船之長就像一國之王，責任大得很！

杏枝：我知道，你就是為了過這個癮，才捨不得下來。

德全：這是運輸工作，不是駕著遊艇去玩兒，什麼叫「過癮」？妳真是不懂事！

杏枝：你懂！你什麼都懂，所以就不接受人家意見。也不知道自己年齡都快退休了，還要出海，帶船，逞威風，

不承認自己老！

德全：（吼）杏枝——

杏枝：難道我說錯你了嗎？

△冷奶奶在已換好衣服的於倩扶持下進入客廳，溫和而有威嚴地勸阻杏枝——

奶奶：杏枝，男人家的事情由他們去，我們不要多話。

杏枝：（氣焰降下來）媽——我是一番好意吔，要他——

奶奶：德全今天要出門，就不要跟他計較了，免得他到船上去又亂發脾氣，罵人。

德全：媽，您放心，這我不會的。

杏枝：你就會欺侮我！媽，我還要給去給他收拾東西——

奶奶：去忙你的吧！

△杏枝橫了德全一眼，進入臥室。

於倩：大伯，您這次會不會又經過巴黎呀？

德全：怎末？又想帶東西？唔？要什麼，說吧。

於倩：嗯——衣服啊！化粧品啊！首飾啊什麼地都可以呀！

奶奶：什麼妳都想要，那要花多少錢哪？

於倩：奶奶，我這都是為了上節目用的，都是好看的便宜貨，花不了多少錢的。

奶奶：唉！我看妳那个工作，根本不是個事兒。還是妳於慧姐踏實些；她教書教的是學生喜歡、家長喜歡、校長

更喜歡！

於倩：就可惜一離開學校呀就沒人喜歡！到現在連個要好的男朋友都沒有，都快成老處女嘍！

奶奶：誰說於慧沒朋友？不是有個耿先生常來家裡找她嗎？那個人歲數也不算大，人蠻斯文地。他叫甚麼名字的

——

德全：叫耿進，以前是於慧在大學裡的講師，現在升了副教授了，剛好也在於明他們大學裡。

奶奶：也是教書的，那不是很好嘛！我看於慧也跟他很談得來呀！那為什麼！啊，是不是他已經成家了？

德全：還沒有。他沒明說，不過看樣子他倒是在等於慧。

奶奶：那好啊！這以前是師生，後來成夫婦的例子也很多呀！於慧還願忘什麼呢？

於倩：哎呀奶奶，這您就不知道了，於慧姐呀，是一直忘不了她心裡的那個初戀情人，黑馬王子，所以才耽擱到

現在。唉！真是傻啊！人家在美國都快十年了，哪裡還會記得她啊！

奶奶：妳這個瘋丫頭，在說些什麼呀？誰在美國呀？

德全：啊！媽，她是說我那個朋友梅履豐的兒子，叫梅之望的，人在美國。

於倩：梅之望？我看簡直是「沒指望」！一去十年，難得才來一封信，虧得於慧姐還在痴心妄想地等他。這有什麼用，頭髮都等白了還是「沒指望」啊！

△在於倩說話時，於慧正自大門外進來，話聲甫定，於慧已出現在沈家門口——她大部份都聽到了。

於慧：（已經習慣了堂妹的沒遮攔，因之祇有輕微地着惱）於倩，妳怎麼這麼關心我呀？這麼瞎操心，頭髮會白的啊！奶奶，爸，我真怕您已經走了哩！

於倩：哎呀於慧姐，我們剛談到妳跟沒指望——啊不，跟那個梅之望的事——

於慧：（笑著打斷她）好了，於倩，有指望、沒指望都是我個人的事。能不能請妳不要再「大眾傳播」了？

於倩：呢？

德全：（解圍）啊！剛剛是奶奶在關心妳的事，無意中聊起來的。

於慧：奶奶，您又耽心我嫁不出去了？可是真要把我趕走了，那以後誰陪您啊？誰替您梳頭啊？

奶奶：（樂了）那倒是，最好啊，能給我招個女婿回來！那我就多個孫子了！

△老奶奶一句話，大家都笑起來。

德全：媽，我去收拾收拾，該出發了！

奶奶：好。（悄聲叮嚀）快出門兒了，就別跟她再嘔氣了。

德全：我知道。啊！於慧，好像有妳的信，在於明那兒。

△德全進入臥室。

於慧：於明——小弟——

奶奶：他一會要出去爬山，我也要囑咐他幾句，等下叫他來好了。

於慧：奶奶，那您讓他把信給我拿來。

奶奶：好。

△奶奶進入甬道時，於倩神秘地將於慧拉至一邊——

於倩：於慧姐，我要告訴妳一個天大的好消息！

於慧：是不是又有人要找妳拍電影了，又是第一女主角，對不對？

於倩：對，妳怎麼猜到的？

於慧：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，祇要看到妳眉毛一跳舞，準是這種好消息。可惜每次只聽樓梯響，不見人下來，只看見妳上報，從沒看見妳上戲。

於倩：嘿！這次不同啊！妳知道他們要讓我拍什麼戲嘛？猜猜看，一部小說改編的？

於慧：（坐下來改帶回來的學生作業）我猜不到，也不想猜。我要改作業了，妳昨天瘋到天亮才回家，不去睡一

回兒嗎？

於倩：我是想睡，可是興奮的睡不著啊。於慧姐，我告訴你，這家叫作新潮派的電影公司，要拍的影片是你的小說呀！

於慧：我的小說？怎麼可能，誰會看中我寫的那些嚴肅的東西。

於倩：「風和日麗」不是你的書嘛？現在人家就看中了，要出三十萬請你，連版權帶編劇費，你幹不幹？

於慧：電影公司會拍一個傷殘救濟院的故事，那個老闆是不是神經有問題？

於倩：當然還有別的條件囉？

於慧：什麼條件？

於倩：第一，片名要改，越奇怪愈好；第二，要加寫幾場床戲，越新潮越好！

於慧：床戲？哼！誰演啊？

於倩：我呀！反正是演戲嘛！怕什麼！

於慧：對不起，妳敢演，我可不敢寫！

於倩：三十萬哪！

於慧：三百萬也不寫！（痛心）於倩，妳不覺得這是對我們人格的污辱嗎？我們為什麼要做這種出賣良知的事呢？

於倩：（不以為然）於慧姐，這沒什麼嘛，這種戲還不是有很多人在拍，這種書也有很多人在寫呀！

於慧：還有很多人作應召女郎哩，我們也要去比嗎？

於倩：咳！難怪妳的書不暢銷，妳腦筋太古板了嘛！根本不懂得讀者的心理，怎末能上排行榜呢！

於慧：排行榜上也有很多正經的好書，並不像妳想像的那末亂七八糟，小姐。

於倩：不管怎麼樣，我一看到妳每次寫的那末辛苦，結果還被人退稿，我就很難過。妳知道嗎？妳今天又被退稿了！

於慧：（一愕）我又被退稿，在哪兒？

於明：在這兒！很抱歉，老姐！

△於明衣服又多了些裝備，一付要出發的樣子。

於慧：（接過稿子，打開，看，不無傷感，旋即釋然）唉！功力不夠，沒有話說，退回來再改一遍也好。

於倩：還有一封信，是洛杉磯來的——（給於慧）呷。

於明：美國來的？那一定是梅之望！

於慧：他要忽然又來一封信，那說不定有指望啊！姐——

於倩：怎麼說？

於慧：他說——（忍不住有些激動——）唉。

於明：怎麼啦，姐，他信上說什麼了？

於慧：說——他要回國來看我，如果——如果我答應的話——他——他——

於倩：他要跟你結婚？

於慧：（點頭）嗯。

於倩：哇噻，真是喜從天降！你們有多久沒見面了？

於慧：差不多快十年了。

於明：出國十年了，他才想起來求婚，真是爆出冷門！他信上說什麼時候到？

於慧：（再看信）信是十天前寫的，人差不多也快到了！

於倩：哎呀！那妳還不趕快去做頭髮，說不定人家馬上就到了哩！

於明：哪有那麼快，又不是坐飛機——

於倩：從美國來不坐飛機坐什麼？難道還坐火車呀？

△門鈴一聲響，三人都一怔——

於倩：妳看，來了吧？我，我先迴避一下，不要破壞了你們久別重逢的氣氛！（她迅速進入甬道時，門鈴又響）

於明：我去開門——（出去突又回身交待）姐，調整呼吸，不要緊張，對自己要有信心，其實妳一點也不老，而

且、而且很漂亮！我、我比妳還緊張！

△他出去開門。

△於倩在閣樓上又伸出頭——

於倩：（壓低嗓子）於慧姐——口紅給妳！（在嘴上比劃一下，丟下來）

△於慧拾起口紅，放在一邊沒有用，只是略略失去矜持而已——她仍舊去改作業。

△大門開處，是耿進和女生甲、乙，一片噁噁聲。

於明：（聲音大些，叫給於慧聽）耿老師，是您呀！我還以為是誰哩！妳們也來了，快請進——

耿進：因為系主任找我，我不能跟你們一塊去了，所以特別來告訴你一聲；剛好她們兩位也要來找沈瑞，就

一塊來了。於慧，在忙啊？

於慧：沒有，你請坐。

同學甲：冷於明，沈瑞家在哪兒嗎？

於明：（悄指左屋）喲，那一家就是，妳們一敲門沈瑞就會出來。

同學乙：那我們去接她了。

於明：可不能說是去登山的啊？

同學甲：知道啦！還用你講，我們走！

同學乙：冷於明，你也快去吧！已經有人在學校等了。

於明：好。啊！她們家那兒還有個大門，你們等下可以從那邊出去！

△二人應聲去左邊屋叫沈瑞，她果然開紙門，三個人笑著進去。

於明：噓——英雄救美！對不起，我要出發了，你們聊！

△他要揹登山包，耿進乃從旁相助。

耿進：你是領隊，要特別注意隊員的安全，別忘了每天都要跟我聯絡！記不得我的電話？

於明：當然記得——「吾妻——是三八」！（走向臥室門口）爸，阿姨，我走啦！奶奶——我要走了，我會記得

給您帶冬菇回來的！

△德全、杏枝、奶奶分自臥室及甬道出來，耿進紛紛與他們招呼，杏枝有一個大手提袋，德全則是手提箱和風衣。

德全：媽，我也要走了，耿先生你隨便坐嘛。

於慧：（依依傷感）爸，您在海上要多保重啊！

德全：我知道，要不要我給你帶兩件外套回來？

於慧：我不要——

於倩：（在閣樓上）我要！阿姨，也等我一下，我要到巷口去洗頭！

奶奶：（恰在兒孫中間）你們爺兒倆一個出海，一個登山，都要給我小心一點。不要讓家裡人掛念，知道嗎？

於明：奶奶，您放心吧！我爸是「老將出馬，一個抵倆」；我是——

德全：（笑著）你是青春年少，油腔滑調！哈……。

△衆人大笑聲中，一齊向外走——

△於倩也趕上出門的行列，起居室內只有奶奶在門邊與他們揮手，忍不住擦眼淚。

△一片再見聲後，衆人離去，只有耿進陪於慧回來——

於慧：奶奶，這是耿進耿老師——

耿進：（重行見禮）老太太您好。

奶奶：（又破涕為笑）好好好，你坐，要不要我給你們煮點東西吃呀？

耿進：啊！謝謝，還不餓。

奶奶：那你們聊吧，我要去靠一靠了。於慧——好好招呼客人啊！（使眼色）啊？

於慧：（忍住笑）我知道了，奶奶，您去歇著吧！

△她送奶奶入甬道時，耿進順手翻起那部退回來的稿子。

△於慧見他在翻閱稿子，不覺聳了一下肩。

耿進：這是怎麼回事？

於慧：寫得不好，人家退回來了。

耿進：妳這個中篇，在寄出去以前我就看過，其實蠻有深度的，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不用，奇怪。

於慧：也許是缺乏可讀性吧？

耿進：（由衷）不會呀！人物情節，文字技巧，主題意識都不錯呀。

於慧：（笑了）你要是這家報館的副刊主編就好了！

耿進：（嚴肅）我說的是實在話，尤其是這麼溫暖的主題，好難得。

於慧：說不定就是因為這個才吃虧的，現在好像什麼都流行不講究主題意識嘍。

耿進：怎麼會呢？

於慧：電影不就是那樣嗎？

耿進：（笑笑）我知道妳說的是什麼，不過也不全是那樣。我建議妳把這篇稿子，再投給文藝性的雜誌看看。好人不會寂寞，好文章相信也不會埋沒的，對不對？

於慧：謝謝你的鼓勵。其實，這篇東西能讓你這麼看重，我已經很滿足了。你是中文系的副教授，這方面的專家

；而且——在大的時候，還代過我們班上的課，所以如果說我現在還能寫點東西，應該說都是你的栽培

！

耿進：於慧，我們現在已經是好朋友，再說這些客氣話就好笑了。老實說，並不是每一個學中文的人都能寫小說，這還是要有一點天份的。

於慧：那你說——我的天份夠嗎？

耿進：（直率）天份夠了，可是生活不夠！這對作品也會有影響的。

於慧：我知道你指的是我感情生活方面。我也承認這是個缺陷，不過，現在也許有彌補的機會了！

耿進：（一動）彌補的機會，妳底意思是？

於慧：我想——我真的應該結婚了！

耿進：（誤會）於慧——（抓緊她底手）妳——

於慧：（知他誤會，掙脫他手，拿起那封信）我，我今天剛接到以前男朋友的求婚信，我想，我會答應他。

耿進：（黯然）是那位妳等了十年的梅先生嗎？

於慧：（困難地回答）是的。

△門鈴「叮咚」一聲，兩個人不由得看了一下對方，似皆有些悵然。

於慧：（似有歛意）對不起，我要去開個門——

△他作了個手勢，她去開門，梅履豐、梅之望父子進門了——帶了些禮物之類的東西。

於慧：梅伯伯，是您啊——

履豐：小慧呀！後邊還有一個人，妳猜猜看是誰？

之望：（興奮地）是我呀！於慧，看到了我的信沒有？

於慧：看到了。梅伯伯，請裡邊坐——

△他們進來，於慧大方的介紹——

於慧：梅伯伯，我給您介紹，這位是耿老師——

履豐：（握手）見過、見過，我做姓梅，這是我兒子，剛從美國回來，哈……

耿進：（與之望握手）幸會，幸會。

之望：耿先生好。

於慧：大家請坐嘛！

耿進：啊！我學校還有點事，要先告退了，很對不起啊！再見、再見！

△客套聲中，於慧要送，被耿進止住，他逕自走了。

履豐：小慧呀！妳爸他們呢？

於慧：爸今天出海，剛走，阿姨去送他了。

履豐：那老太太呢？

於慧：在屋裡，我去叫她——

履豐：不用、不用，我去看她老人家，你們先聊聊吧！哈！……（打著哈哈入甬道內。）

△於慧獨對之望，不由得又是疑懼，又是羞怯，又是陌生；之望却是春風滿面，虎視眈眈！

之望：於慧，幹嘛這麼看我？（悄聲）不認識啦？

於慧：（委曲欲泣）真是有些陌生了，你、你還記得我嗎？

之望：怎麼會不記得呢？我信雖然寫得不勤快，可是心裡還是常念著妳！這回我爸逼我結婚，還限制不准娶外國人，所以我第一個就想到妳！

人，所以我第一個就想到妳！

於慧：（淒然）我都已經過了卅歲了，你知道嗎？

之望：知道，美國女人要是過了三十歲，那就像老太婆了；我們中國小姐，三十歲還年輕得很，何況，不管怎麼說我總是比妳老呀！於慧，來——（張開雙臂）讓我們有情人終成眷屬吧！

說我總是比妳老呀！於慧，來——（張開雙臂）讓我們有情人終成眷屬吧！

於慧：之望——

△她撲過去，被他緊擁在懷中啜泣，良久，當他抬起她底臉要吻下去的時候——

△於倩突然跑了回來，驚開他們——

於倩：（嚷著進來）真不像話，連洗個頭都要排隊，我才不耐煩等哩！咦？一會功夫怎麼換了男主角了？

於慧：於倩，不要亂講話，他就是梅之望——
於倩：（大驚小怪）啊！就是你呀？

之望：（有驚艷之意）這位美麗的小姐是——

於慧：我堂妹冷於倩，你出國的時候，她才唸國中。

之望：唔，真是女大十八變，越變越新鮮！啊！我想起來了，我爸爸說他有個朋友要拍電影，女主角是找一位冷小姐，大概就是妳吧？

於倩：（風情萬種）這屋裡冷小姐是有兩位，要說拍電影的那可只有我一位！

△左側屋紙門拉開，沈裕仁罵著衝過來——

裕仁：混蛋！混蛋！這簡直是欺侮人嘛！（進冷家拍桌子）你們冷家的孩子還有沒有人管哪！啊？

於慧：怎麼啦？沈叔，有話好好講嘛！先別生氣嘛！

△奶奶和梅履豐也被驚出來了。

奶奶：怎麼回事呀？老鄰居，幹嘛發這麼大火啊？

裕仁：你那個小太保孫子把我女兒騙走了，我還不發火嗎？我要告你們引誘良家婦女拐帶人口！（「口」字拉得很長！）

△幕疾落……

第二幕

時：前幕十日後的一個夜晚。

地：同前。

人：冷奶奶、田杏枝、沈裕仁、冷於倩、冷於慧、梅之望、耿進、梅履豐

景：同前，窗外可見遠處之樓台燈火。

幕：窗外萬家燈火，綽約明滅，室內冷家及沈家各有燈光。沈家的日式紙窗顯得特別亮，大門外附近的路燈，使得兩家之間的小甬道也不過份幽暗。

冷奶奶在倚門等人時，却受不了沈家屋內傳出之日本歌謠聲浪（有齊唱、拍手的老日本民謠），氣得

她轉回身來咕噥——

奶奶：唉！也不知道這一家到底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！（看看電話，有些軀心）奇怪呀！怎麼到現在還不打電話回來——

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杏枝，拿著皮包，似乎要出去。

奶奶：杏枝——

杏枝：媽，您別耽心啦！於明昨天晚上沒打電話來，是因為今天就要回來了。他們說要出去十天，今天已經是最後一天，就該回來了。

奶奶：可是天都黑了，人還沒到家！

杏枝：八成兒是在路上。

奶奶：也不搖個電話回來——

△話未說完，電話就響了——

杏枝：（拿起話筒）喂——啊！您好，啊！他還沒到家嘍！好的，哪裡，再見。

奶奶：誰啊？

杏枝：於明他們學校的耿老師，也是問他回來沒有。啊！媽，我一會兒要出去看一下房子——

奶奶：什麼房子？

杏枝：一幢很豪華的大樓，還正在蓋，梅伯伯介紹的，說是可以特別優待，還可以辦分期付款，一個月只要繳五萬就夠了。

奶奶：一個月五萬？妳好大口氣，錢從哪兒來啊？

杏枝：這您不要發愁，我自有辦法。

奶奶：（疑）妳有辦法？

杏枝：梅伯伯說，看在我的份上，已經答應幫我們家的忙了。要把我們放在銀行那筆要買房子的錢，改存到一家他朋友開的信用合作社去，那樣利息不知要高出多少。將來我就用這個利息，繳房子的分期付款，這不是很好的辦法嗎？

奶奶：妳這如意算盤！依我看，這件事還是等德全回來再作決定，妳可不要冒失啊！

杏枝：媽，您放心，不會有問題的。您不知道這家信用合作社有多大、多有名！像這種特別關係的優利存款，很多人想存都存不進去哩！這可完全是靠人家梅伯伯的關係嘍！

奶奶：他為什麼要這麼向著我們家？

杏枝：哎喲！老太太，梅伯伯的兒子從美國趕回來，不是要跟您底大孫女兒於慧結婚嗎？兩家眼看著就是一家人了，他不向著我們向著誰呀！

奶奶：（有些茫然）於慧真的會嫁給那個梅之望嗎？

杏枝：怎麼不會，等他就等了十年了。這幾天兩個人每天都出去玩兒，我看我們家就要辦喜事了！

奶奶：也不知怎麼的，我總覺得梅家那孩子好像有點浮！

杏枝：那不是浮，是活潑！在美國住那麼多年了，他還記得講中國話，這已經很不容易了！

要像對門沈家的兒子，這麼小就送到日本去了，那將來呀！一定是滿嘴的「哇大庫須，啊依嗎嘍哦」，吃

「撒西米」抽「他八哥」！

奶奶：這是什麼鬼話？

杏枝：日本鬼子的話呀！您不知道，現在流行日本熱，還有人把自己姓名都改成日本的哩，男的叫「郎」，女的

叫「子」。嘿，連我呀都想把田杏枝的枝字改成「子」哩，那樣就可以叫田杏子了！

奶奶：（愠然）「甜杏子」還「酸桃子」哩！我們冷家的人不趕這個「熱門」！妳給我少出洋相！

△沈裕仁推門出來，說著話到沈家來——

裕仁：噯！我說這是怎麼回事，說是今天回來的，怎麼到現在還不見人影？是不是你們家那小子把我女兒拐跑了？

杏枝：哎喲！沈先生，你急甚麼呀！他們登山隊有一大堆人，又不是你家沈瑞一個，都還沒到家哩！

裕仁：可是我的日本朋友已經到了呀！我說好要帶著女兒去應酬的，這、這不是耽誤事嘛！

奶奶：哼！

△她要自甬道進去，恰巧於倩穿著睡衣打著哈欠，伸著懶腰自甬道出來——

奶奶：（厲聲）於倩！

於倩：（一震，清醒）奶奶，早！

奶奶：（指窗外燈光）妳看看是什麼時候了，還早！

於倩：啊！奶奶，對不起，我是剛起來，弄不清楚是幾點了！

奶奶：晚上出去鬼混，白天賴在床上，年紀輕輕地，妳這過的是什麼日子！

於倩：我——

奶奶：妳也該好好跟於慧學學，做點正經事，不要一天到晚邪魔歪道地！還不快把衣服換換？

於倩：是——奶奶。

△奶奶進去後，於倩聳聳肩作「無辜」狀。

於倩：唉！「真衰」！剛起床就被修理！阿姨，今天是不是十三號禮拜五啊？

裕仁：（搶著搭訕）不是啦！小姐，呃——等下我要請幾個日本朋友吃消夜，兩位一道去吧？

於倩：「消夜」？我連早點還沒吃呢！

裕仁：那就一齊吃了，我請客，日本料理！

於倩：沒興趣，我喜歡麥當勞！（吹了一聲口哨——）

△說罷逕自進去了。

裕仁：奇怪，怎麼還會有人不喜歡日本東西的？

杏枝：我喜歡呀。老沈，這回你那些日本朋友，又帶了些什麼東西進來了？

裕仁：啊很多，藥呀、衣服呀、化粧品呀！大部份都是妳們太太小姐愛的東西，現在都放在我家裏哩。

杏枝：走，帶我去看看，價錢合適，我就先挑一點。

裕仁：妳放心，絕對比委託行便宜，還保險沒有假貨！

△裕仁領杏枝進了左側沈家，紙門甫拉上——

△大門開處，於慧有些神情不悅地快步進來，之望緊跟著進來，大門也未關——

於慧：於慧——於慧——呢，妳怎麼這樣呢？妳能不能聽我好解釋呢？

於慧：（抑制不快）不用說了，之望。我並不是怪你，只是，原諒我實在不能習慣。

之望：其實，這種事情，在美國那真是太普遍了。

於慧：對不起，我不是美國人。我覺得，對一個女人來說，這種事，那是太嚴重了！

之望：妳大概是教國文教得太久了，所以才愈來愈保守！

於慧：就算我教英文，我也不會那麼開放！

之望：妳真應該到美國去看看——

於慧：到法國我也是一樣！

之望：那妳底觀念未免太落伍了罷？

於慧：也許是——你的行為太新潮了。

之望：不見得，美國有五十二個州哩，跟我上過床的女孩，還不到三十個州！

於慧：（氣）那妳應該留在美國繼續努力呀！回來幹嘛？為什麼還要來找我？

之望：那是因為我們以前有感情，所以我才回來找妳；找妳是為了結婚呀！妳不覺得我愛妳嗎？

於慧：我相信，可是至少你也應該尊重我一些啊。

之望：我沒有不尊重妳呀？

於慧：那妳剛才還想帶我去——那種地方！

之望：這有什麼？在外國那怕再陌生的男女，只要彼此看一眼，就可以在一起。

於慧：是啊！看一眼就在一起，可惜看兩眼就分手了！

之望：那也沒什麼不好，大家可以再找新機會呀！

於慧：謝謝，請你不要再灌輸我這種思想了好不好？我如果有你那種觀念，早就結了婚了，還等到十年以後聽你

來說這些嗎？之望，告訴你，我並不落伍，也不是保守，只是對一些事情的價值判斷跟你不同而已。如果我認為是美好的、神聖的、值得珍貴的，你都認為沒有價值，那——即使我們將來在一起，又有什麼意義呢？

之望：（凝望著她，愣了半晌）妳？妳怎麼會這樣說呢？難道，這十天我們的重逢，妳都不快樂麼？

於慧：不，這十天以來，我一直都很快樂；直到剛才我們看完電影，你，你要我做結婚以前不該做的事為止。

之望：（呆了半晌）婚前婚後有那麼大的差別嗎？

於慧：我不知道別人是怎麼樣，至少，我底心理是這樣。

之望：有什麼不同？妳不也是個女人嘛？

於慧：是的，而且十分正常！

之望：那我倒想問妳一句話。十年以前，我們可以說是很相愛了，然後，因為我爸要我們全家移民，我就去了美國，一去就是十年，在這漫長的十年歲月中，難道妳就不覺得寂寞嗎？（靠近她）唔？

於慧：非常寂寞。

之望：（輕輕擁著她）那麼我再問妳——（輕輕托起她底臉，溫柔地）難道妳不覺得寂寞是可怕的嗎？

於慧：（定定地看著他——）寂寞是可怕的，不過更可怕的是——不甘寂寞！（輕輕推開他）

之望：於慧——（想再擁抱她）

於慧：我有點累了，想回屋裡去休息一會，可以嗎？

△她語氣很溫柔，他無奈，只好風度地讓她離去。

△她走後，他好煩，繞室徬徨，拿出香烟，身上却找不到打火機，正在灼急時——

△於倩出現在閣樓窗間，帶著微笑，把手上打火機搖了搖——（她已換好衣服了，容光煥發）

於倩：嗨，我這兒有火！（一聲響，燃起火苗）

之望：（有些意外）咦，妳在樓上？

於倩：樓上看戲清楚一點！給你——

△將打火機丟下來，人卻從樓窗後消失了。

△他撿起打火機，點燃烟，在思索中——

△於倩已進入客廳——

於倩：來，讓我看你底頭——

之望：（莫名其妙）怎麼？

於倩：（故意端詳）嗯！滿結實的嘛！碰那麼大個釘子還沒頭破血流！

之望：啊！我們剛在這兒講的話，妳樓上都聽到了？

於倩：「分貝」數那麼高，想不聽到也不容易呀！

之望：妳，妳不會覺得我說的話太低級吧？

於倩：不是低級，是「限制級」！

之望：要照美國標準，那絕對是普通級！

於倩：可惜我堂姐跟你不是一个等級。

之望：那，妳呢？（不存好意）唔？

於倩：我呀？我跟我堂姐也不是一个等級！

之望：啊！那妳應該站在我這一邊，幫我好好地說說她囉。

於倩：不行，現在我可是不敢得罪她。

之望：怕什麼？

於倩：我怕她不肯把那本小說版權賣出來呀，那樣，我的女主角不就當不成了嗎！

之望：啊！原來是這樣啊。

於倩：噯，梅之望，你幫我在你老爸面前推薦推薦嘛！我保證可以演得好，不管什麼戲，不管怎麼拍，我絕對不用替身，你信不信，說不定我能一砲而紅啊！

之望：這——

於倩：好不好嘛？

之望：當然好，可是，妳要怎麼謝我呢？

於倩：噯！你要搞清楚啊！你馬上就是我堂姐夫了，還要我怎麼謝你？啊？

之望：那——請我喝一杯總可以吧！

於倩：（爽快）這OK，走！

△立即大方地挽著他，親暱地出去了——

△電話鈴跟著就響了起來，五六聲以後，於慧才跑出來接，對方却已掛斷了。

於慧：喂——喂——

△冷奶奶也出來了——

奶奶：誰的電話？

於慧：接晚了，對方掛上了。

奶奶：啊！剛剛好像聽到梅家那孩子在這兒說話的，人呢？

於慧：大概給我氣走了。

奶奶：你們拌嘴啦？

於慧：唔。

奶奶：為什麼呢？

於慧：（不太好說）也沒什麼。（頓）奶奶，我覺得他好像跟以前不大一樣吔，是不是人在外國住久了就會改變啊？

奶奶：（沉吟）啊！這要看人了。一個人如果思想成熟，意志堅定，那是到哪裡也不會變的；相反的，如果想法還沒定型，意志又薄弱，那就很難說了。妳沒看報上說那些「小留學生」，在國外的問題就相當嚴重，已經到了「人間慘劇」的地步了！這就是受了環境的影響啊！

於慧：可是梅之望出去的時候，年齡也不小了，他怎麼也會——

奶奶：這要看他在美國十年是幹什麼的了。

於慧：很多人在國外，也有不錯的成就，可是他好像什麼也沒幹。

奶奶：沒讀書？

於慧：嗯，也沒打工。他們家財都轉到美國去了，現在梅伯伯一個人在台灣，還在拼命賺錢往美國寄。梅之望說他根本不用做事，錢就花不完。

奶奶：哼！他這個老子倒是很「孝順」的，可惜兒子是個廢物！

於慧：其實，梅之望人是很聰明的——

奶奶：那就是聰明的廢物！

於慧：奶奶，我現在好矛盾。等了他十年，好不容易他終於回來了，而且希望很快就跟我結婚，一齊到美國去定居。照說，這是很好的事呀！等於實現了很久以來的夢想；可是，不知道是哪裡不對，我們之間，已經不太像從前了。就像一瓶存了很多年，而又漏了氣的酒一樣，儘管看起來顏色還好，味道却是完全不同了。

奶奶：（一直銳利地注視她）那妳是打算怎麼決定呢？接受他以後再去影響他、改變他？

於慧：我真懷疑自己是不是有能力改變這個人。

奶奶：唉！除非是他自己敗子回頭，否則——「江山易改，秉性難移」啊。

於慧：（因遲疑而試探）那——奶奶是不是不贊成，我跟他結婚呢？

奶奶：（誠懇）於慧啊！妳是奶奶最喜歡的孫女兒，脾氣又最像我，所以奶奶也常為妳的事操心。一個女孩兒，年齡一過了三十，那就是下橋了。能夠有機會結婚，自然是最好的事，可是也不能飢不擇食一點原則也沒有！梅家這個孩子，一般說起來條件算是好的了，可是就嫌有點執拗子弟的習氣，根本不知道人間疾苦。如果他底本質還善良，將來總還會有長大的一天；就怕的是一輩子浪蕩，那就太委屈妳了。

於慧：（忍住要流出來的眼淚，倔強地）如果是這樣，我寧可不結婚。

奶奶：那也不是辦法呀！古人說：「男有分，女有歸」，妳要不結婚，又怎麼能有圓滿的歸宿呢？

於慧：（幽怨）我痴心等了他十年，沒想到他會讓我這樣失望。

奶奶：（安慰她）結論也不要下得太早，妳們可以再往來一段時間看看。這麼多年的感情，要是隨便就扔掉了，那也是件可惜的事。

於慧：（被道及矛盾之癥結）就是說嘛！

△大門沒關，耿進逕自進來——脚步声使室內人驚覺。

於慧：誰呀？

耿進：是我，於慧，大門怎麼沒有開關？

於慧：大概剛有人出去忘了關，裡邊坐。

耿進：於明到家了嗎？

於慧：還沒吔。

耿進：奇怪。（向奶奶）老太太您好。

奶奶：好、好，耿老師吃晚飯了嗎？

耿進：謝謝，吃過了。

奶奶：坐，我給你沏杯茶去。

耿進：不敢當。

於慧：奶奶，我去——

奶奶：妳還是陪耿老師說話吧，奶奶去。

△奶奶自甬道下。

耿進：前天我也來過，他們說是妳去陽明山玩了。

於慧：噯！有事嗎？

耿進：是關於妳那篇稿子的事。我想妳最好還是趁開學以前，抽空再修它一遍。因為正有人託我拉稿，我覺得妳

應該再拿去試試。

於慧：（興奮）可以嗎？

耿進：當然可以。不過這是純文藝的刊物，稿費可能不如報館。好在妳也不是為了稿費才寫的，不會在乎吧？

於慧：我只在乎讀者的反應，其它的都無所謂！

耿進：那好極了，文章發表以後，稿費我去領了，哈……。

於慧：（也笑）好啊，那就算我請客嘛！

耿進：（忽然觸及）呃，妳是不是——該請客喝喜酒了？

於慧：（不提防這一問，怔了一下）唔——我不知道吔，也許，快了吧！

耿進：啊！（不免失望，但仍然——）那，要恭喜妳了。

於慧：（聲音低得自己幾乎都聽不見）謝謝。

△他們正沉默於靜寂之時——

△電話鈴因靜寂而分外作響。

於慧：喂——是的——唔，誰？啊，我是冷於明他姐姐——他怎麼啦？啊？——發生山難事件，我弟弟跟另外兩男一女三位同學一齊失蹤了！啊！那他們現在在哪裡呢？不知道啊？你是我弟弟的同學——

耿進：（一把奪過話筒）喂，我是耿進啊！請問你是誰？啊！劉錚明，請你說清楚點，冷於明他們是在什麼位置失去聯繫的？我知道他們是去探測礦苗。我現在問他底位置！唔、唔——那你們現在集結的位置在哪裡呢？嗯、嗯，我知道——我來過這裡——現在警方跟山胞已經開始搜索了。好，那其他同學讓他們趕快先回來，你在那兒等我好了——不行，我一定要來的！再見！

於慧：（慌了）耿老師，這，這怎麼辦？他會不會有危險？

耿進：（沉着）我想，也許不至於，他們多半是迷了路，可是冷於明也有相當經驗，他應該會處理的。你們先不要急，我馬上就趕過去，一有消息，我就打電話回來告訴你們，再見！

△他匆忙離去——大門也未關。

△端茶進來的奶奶，發現情況有變——

奶奶：喂，客人呢？於慧妳怎麼啦？

於慧：奶奶，我跟你講件事，您可千萬不能著急啊！剛剛台東有人打電話來，說弟弟跟另外三位同學發生了山難

奶奶：啊？

於慧：啊！他們可能是迷了路，暫時跟大家失去了聯絡，所以耿老師已經趕了去參加救援了！

奶奶：（也有些失措）這、這，哎呀！耿老師去會有用嗎？

於慧：他說弟弟很有經驗，也許不會有危險的。

奶奶：這孩子，一定是太大意了！這要——哎呀，急死人了！急死人了！

於慧：奶奶，您血壓高，千萬不能太著急啊！我想弟弟他很機伶，也許不會有事的，您可是要保重啊！

△滿面春風的梅履豐跑了進來——倒是順手關上了門。

履豐：哈哈，恭喜、恭喜，老太太，我梅某人總算是替未來的親家辦了件大事，府上的優利存款已經辦成功了，哈……。

△奶奶無心理他，於慧只好為之緩頰——

於慧：梅伯伯，甚麼優利存款呀，我怎麼都不知道？

履豐：啊！這是妳阿姨拜託我代辦的。把錢存到我朋友那家信用合作社去，那利息可是太高了啊！喂，她人吶？不在家啊？

不在家啊？

於慧：大概是出去了，好像她說要去看什麼房子的。

△言猶未了，左側即響起杏枝的聲音，「老沈——老沈——沈先生，你先別急嘛！沈先生——」

△沈裕仁瘋了似的拉開紙門衝進冷家來——

裕仁：（氣急敗壞）剛剛來了電話，說我女兒在台東山上失蹤了！這可都是你們家害的！我告訴你們，我女兒要是有三長兩短，我就要你們全家償命！（瘋狂）我要你們全家償命，你們懂不懂！

奶奶：（站起來，厲聲）你不要吵！妳女兒沒回來，我孫子也在山裡！他們年輕人要活動，出了事情那是意外，現在正應該冷靜想援救他們的方法，你吵有什麼用？你要我們全家償命，我們全家又找誰去？

△裕仁被奶奶的威嚴鎮住了。

裕仁：我——我——

履豐：（情問於慧）這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？

於慧：我弟弟跟沈叔的女兒他們，一道去登山，現在大概是迷了路，剛才有電話來通知。

履豐：（失口）哎喲！這可是麻煩啊！去年就有兩個大學生，因為登山迷了路，結果就在山上凍死了！

杏枝：（扯他一把）噯！你不要「烏鴉嘴」嘛！

裕仁：（哭出烏拉）啊！我底乖女兒啊……

△門鈴一響，衆人一怔，於慧衝出去開門——

△却見於倩和之望，雙雙喝得醺醺大醉進來。

於慧：啊！是你們？

△三人先後進來——於倩衣服也凌亂不堪。

於倩：對不起啊！我借用妳男朋友，出去喝了一杯之望：一杯一杯又一杯，喝了十杯還不醉！

於慧：唉！脚步都站不穩了，還說不醉！

於倩：於慧姐，我可是絕對君子啊！他還想好事，安排別的節目哩，都被我拒絕了！（醉態可掬）「兔子不吃窩

邊草」呀，哈……

奶奶：（一掌摑在於倩臉上）閉嘴，（痛斥）妳看看妳還像個人嗎？

△全場愕然間，電話鈴又響了起來，杏枝去接——

杏枝：喂，是呀——（驚叫）啊！什麼？我——我，我是他太太呀——兩艘貨輪在開普敦外海互撞，冷船長失蹤

了！這、這怎麼可能——唔——唔——要等公司進一步消息，好、好。（掛上電話）媽，德全船公司來的

電話，說德全的船被別人底船撞了，他人已經失蹤了！這、這——

履豐：哎呀這可真是「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」啊！

△奶奶一下子暈倒了——

於慧：（大叫）奶奶！

△衆人七手八脚，為奶奶急救中——
△幕疾落。

第二幕

時：前幕數日後的一個白天，陰、雨。
地：同前。

人：冷奶奶、冷於慧、田杏枝、梅之望、冷於倩、冷於明、沈瑞、沈裕仁、耿進、梅履豐
景：同前，窗外及透天處，一片陰霾，偶有雨絲。

幕：白晝，鉛塊似地灰色天空，却是陰沉沉地倍增壓力；偶爾，在窗外還看到飄落的陣雨。

冷奶奶面有病容，身上加披了一件衣服，倚窗凝望，不時的咳嗽聲，算是破除了室內的靜寂。

於慧自外返家，在進屋前方收好雨傘，置於室外廊下。

於慧：（有些耽心）奶奶，您怎麼起來啦？

奶奶：這兩天一直躺著，沒病也會躺出病來的，所以還是起來了，萬一有電話來，也不會耽擱。

於慧：（指臥室門，悄問）阿姨不在啊？

奶奶：在。我看她忙得很，進進出出，也不知道在忙些什麼。

於慧：（憤然）家裡出了這麼大的事，她好像一點也不著急！

奶奶：（搖手示意她小聲些）不指望她了。於慧，輪船公司有沒有新的消息？

於慧：他們說出事以後，就一直有人在搜救，到現在幾乎所有人都找到了，祇有我爸跟一個南非籍的船員沒有下落。

奶奶：唉，真是急死人了。

△電話鈴響，於慧急忙去接——

於慧：喂——啊？（大聲）於明？你人在哪裡？——啊？剛下直昇機，在台北？（急告祖母）奶奶，於明沒事了！

！（又問）那你什麼時候回來？——你，有沒有受傷呀？——啊，好，好，你快點啊！（放下電話）奶奶

，弟弟平安無事，您可以放心了。

奶奶：他，他人好嘛？

於慧：他說有驚無險，一點傷都沒受，馬上就要到家了！

奶奶：（放下心來）噯，真是阿彌陀佛，菩薩保佑！

△杏枝聞聲也出來，她穿戴整齊，正準備外出。

杏枝：於慧，是不是你弟弟有消息了？

於慧：他們是被直昇機救出來的，馬上就可以回家了。

杏枝：這下妳們可以放心了吧！我就說嘛，這些年輕小孩子不懂事，就知道玩兒。一會上山，一會下海，變著花樣兒的玩兒。玩出紕漏來就害大人操心，出了事情就勞師動衆的去救，搞不好連小命都丟掉！我就不懂，那些荒山野地的有什麼好玩兒的！

奶奶：那不一定玩兒！也是一種鍛鍊哪。再怎麼說，年輕人去爬爬山、游游水，接近接近大自然；也總比成天擠在西門町，從頭到腳，打扮得不倫不類，裝假日本鬼子好啊！

杏枝：（陰陽怪氣的）噯——您要說好，那就好唄！反正這回是於明回來了，沒什麼玩的了，萬一他要是回不來——

奶奶：（厲聲截住她）住嘴！妳不要咒我孫子！妳這像個做長輩說的話嗎？

杏枝：我這只是打個比方。好好，不說就不說吧，反正，他們也沒拿我當作長輩，誰尊重過我啦？

於慧：（委婉）阿姨，怎麼會哩，這幾天因為家裡出了事情，每個人底心情都很沉重，所以——啊，我剛才又去船公司問了，我爸還是沒有消息。

杏枝：（兀自憤憤）他不肯聽我的話嘛！非要說什麼「老狗變不出新把戲來」，現在好吧，連人都變不見了！我才是倒霉啊，以前已經離過兩次婚了，現在搞不好還要當一次寡婦！

於慧：妳——

奶奶：（幾乎同時）妳胡說呀！幾十歲的人是怎麼活的？我兒子怎麼會瞎了眼睛看中妳的？妳這說的是人話嗎？（氣得嗆咳，於慧去安撫她）

杏枝：（自知理屈）對不起，我，我是一時失言。（要走）我當然也希望他平安無事囉！老實說，我是寧可再離一次婚，也不願意當——好，算了，我出去辦事了，人家梅伯伯還在合作社等我哩！（逕自出門了）

奶奶：妳，妳——（氣得說不出來）

於慧：算了，奶奶，您犯不上跟她生氣——啊，您該吃藥了吧，我扶您進屋去——

奶奶：沒看過這麼不懂事的女人！

△她扶奶奶入甬道時——

△杏枝在大門口，碰到要進門的之望——

杏枝：呢，梅少爺來了？（回頭叫）於慧——梅少爺來找您了！

△她離去，之望進門，脫下風衣，剛取出香煙，下意識地看了看閣樓，——於慧就出來了。

之望：於慧，怎麼樣，有沒什麼消息？

於慧：我弟已經沒事了，馬上就要回家了。

之望：這太好了，那妳爸呢？

於慧：還沒有消息吧，急死人了。

之望：不要發愁，說不定也是跟你弟弟一樣，有驚無險，很快就有好消息的。

於慧：真希望是那樣的。（由衷）之望，謝謝你底關心啊。

之望：我是不忍心看你這兩天著急的樣子。接二連三的事情，加上奶奶又病倒了，那麼忙，你還要到學生家去給他們補習。其實，你補習又不收錢，幹嘛還那麼認真呢？

於慧：就是因為不收錢，才更不好意思不去呀。

之望：不是我說，你這種作法完全是農業社會、沒有現代人底成本會計觀念！

於慧：（溫和的駁斥）我又不是作生意，是教書。

之望：教書也能發財啊，你看人家開補習班的，哪個不是洋房汽車，財源滾滾的。

於慧：那是老闆，才這麼賺錢！

之望：「夥計」也一樣！我聽說了，有些補習班的紅牌老師，白天台北，晚上高雄，每天要坐飛機「趕場」哩！

於慧：幸好我沒那麼「紅」。所以我下了課，還能幫家裡做點事，偶爾寫點稿子——

之望：啊，你說到稿子，我倒想起來了。為什麼人家要買你底小說拍電影，你不答應呢？

於慧：道不同，不相為謀！

之望：是不是條件談不攏？

於慧：可以這麼說。

之望：那你要多少錢才肯出手呢？不妨說說看？

於慧：不是錢的問題，是原則！

之望：原則也可以有彈性呀？

於慧：人格是沒有彈性的！

之望：真的有那麼嚴重？

於慧：他們想把我的小說，拍成一部成人電影，這合適嗎？（疑）咦，你怎麼對這件事這麼關心？

之望：因為有人拜託我，希望你能夠同意，要不然她就慘了！

於慧：（一下子沒想到）誰呀？

於倩：（應聲而出）還有誰？我吶！好容易才有這麼一個女主角的機會，你偏偏就不答應，你是存心跟我過不去嘛！

於慧：你怎麼在家？我還以為你出去了哩！

於倩：出去奶奶要罵人啊，只好在屋裡蒙頭睡大覺！啊，我告訴你們，剛剛我作了一個夢，夢見說冷於明坐著直昇機回來了也！

於慧：（又好氣又好笑）小姐，這不是夢，是真的，於明真的沒事了！

於倩：啊？他沒事啦？我這夢還真靈吔！

△她話聲未完，門鈴聲有節奏地響起來，一遍又一遍——

於倩：啊？是他！我去開門——

△她跑去開門，果然是一身狼狽（仍揹著背包）地於明和沈瑞回來了。（她也揹著東西）

△在門口就一片叱呼，他和沈瑞倆進門後，於慧高興得快哭出來了——

於慧：（哽咽）弟弟——

於明：（依然瀟灑）姐，別難過，妳應該恭喜我呀！

於慧：啊，恭喜你？

於明：唔，「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」啊。（指沈瑞）喲，這就是我的「後福」，從這一次的同患難之後，小瑞的

心裡經過三讀通過，終於正式決定答應我的求婚了！

沈瑞：（在眾人驚喜中嬌羞地捶他）討厭！教你不要亂講的你偏要，要讓我爸聽到了——啊，我現在回去被我爸

罵吔，怎麼辦？

於明：（卸背包）沒關係，我負責送你過去——

沈瑞：哼哪，你怎麼行，他會連你一塊罵的！

於倩：走，我陪你回去。我才不怕妳爸哩！他敢胡說八道過來，我就胡說八道過去！

沈瑞：謝謝，慧姐，回頭見！

於慧：一會兒過來玩。

於明：呃，向妳爸作報告的時候，千萬要保留一點，太緊張刺激了，怕他心臟受不了！

沈瑞：噓——好吶，我會照你教我的講啦！

△她和於倩倆至左側，於明等還有些緊張——

沈瑞：（拉紙門）爸——爸——我回來了。咦？沒人吔？

於倩：好極了，他剛巧不在家！

△兩人迅速進入左屋——

於慧：於明，我來給你介紹一下——

之望：（過來握手）小弟，還記得我嗎？梅之望！

於明：啊，我聽耿老師說起你了，那天你來的時候我剛走，沒趕上接你，對不起。

之望：沒關係，今天我趕上接你了，也一樣！（使勁握手）

於明：那就不客氣了，現在，請看看你的手吧！

之望：（一看手，黑了）啊？這是——

於明：一首歌名——「送你一把泥土」！這是奇萊山上的泥巴！

於慧：你們跑到奇萊山上去了，多危險哪！

於明：還是耿老師罩得住，他要是不趕去，我們到現在恐怕還下不來，他真有一套吧，就知道我們準困在哪兒。

於慧：耿老師他人呢？

於明：他去送另外兩個同學回家了，等下會來。姐，對不起噢，這次一定讓妳跟奶奶急死了！

於慧：你是平安回來了，可是，爸——（哽塞）啊——

於明：（察覺）爸怎麼了？他怎麼了？姐，妳說呀！（大聲）我爸怎麼了？

△於慧飲泣，沒法說時——

△奶奶踉蹌著出來了，定定地看著於明——

奶奶：你爸爸的船在南非出了事，他人失蹤了，到現在還沒找到他！

於明：（一下子呆了，喃喃）啊，爸——

奶奶：過來，於明，讓奶奶好好看看你！

於明：（撲過去）奶奶，我回來了……。

奶奶：（挽著他，熱淚盈眶）回來好，回來好，那怕就回來一個也好啊……。

△於慧忍不住，大哭進入甬道。

於明：對不起，奶奶，這回又讓您操心了。

奶奶：奶奶有兒有孫，是應該操心的，可是我怎麼會料到我的兒孫會一齊出事呢……。

△祖孫傷感對話時，之望有些無聊，忽發現於倩自左屋出來，正向他招手，於是躡步出去了。

於明：奶奶，我們這次出事，先是因為有一位同學走岔了路，我們三個人去找他，後來，不巧碰上氣候變化，山路坍方，所以才被困在山裡的。可是我們一面在求救，一面還沒忘記這次登山的目的，繼續的探測礦苗；

奶奶，不是我亂蓋，我們這次的收穫相當不錯。不過就是危險了一點，害奶奶執心了，對不起。

奶奶：奶奶不是不明理的人，不會怪你們的，何況你們上山下海，也都是正經事。要是生活在台灣的每個人都苟

且偷安怕危險，躲在屋裡不出去，既不向外開拓，也不對內開發，那我們還有什麼前途可言呢？

於明：奶奶，看您年紀老，思想可一點也不老！我敢保證，咱們祖孫之間，絕對沒有「代溝」！

奶奶：唉，如果連家人骨肉之間，都還不能溝通，那這家人的問題就太大了。別人我不敢說，我就相信我的兒孫

絕不會做對不起我的事！

於明：不一定啊，奶奶，像這回我本來答應說要給您帶一大包香菇回來的，結果，現在什麼都沒有！

奶奶：你是忘了給奶奶買了？

於明：你是忘了給奶奶買了？

於明：忘倒沒忘，真的是買了一大包，足足有五公斤，可惜沒能帶回來！
奶奶：弄丟了？

於明：也沒丟，吃了！

奶奶：把一大包香菇吃了？

於明：是啊，我們四個人困在山上，乾糧啊、罐頭呀什麼的全都吃光光了，最後，就是靠那五公斤香菇才救了命！

奶奶：真是可憐，那，那會好吃嗎？

於明：好吃？奶奶，十年之內，我都不想再聞到那個味道，簡直像一場惡夢！

△祖孫言談間，使剛回家的沈裕仁，在幾乎「錯過」情況下，又「發現」了於明，勃然大怒，乃過來與師問罪了呀——

裕仁：咦？好小子，你倒回來了，你把我女兒弄到哪裡去了？

於明：沈叔，您聽我說——

裕仁：（不由分說）你還有臉說！我不讓她去，你弄兩個人到家裡來把她騙了去；去到山上，你就把她弄丟了；現在你回家了，她不見人影！你還說什麼？說什麼？我今天非揍死你這小子不可！

△他根本不給於明開口的機會，要動手，驚出來於慧——而左側屋，換了衣服的沈瑞也趕出來了，叫他他也沒聽到——

沈瑞：爸——爸——

於慧：沈叔！（指他身後）您看看後邊那是誰嘛！

沈瑞：爸！

裕仁：啊？小瑞，妳，妳回來啦？

沈瑞：我早就回來了。爸，是直昇機把我們救回來的！

裕仁：（不知所云地亂鞠躬）啊，好，謝天謝地，謝天謝地，阿里阿多！

沈瑞：爸，這回我能回來全虧了冷於明，如果不是他拼命救我，我就真的回不來了。爸，說真的，您該好好地謝謝他才是——

裕仁：（忘其所以）是，謝謝，謝——（悟及）謝個屁呀？我不揍他就算是好的了！還謝他？走，回家！我們馬上找房子搬家，再也不要跟這種人作鄰居了！他們家倒霉，我們也跟著沾染霉氣！

沈瑞：爸——您怎麼這麼說話嘛！難聽死了！

裕仁：這已經是「文言文」了，還要怎麼好聽？妳趕快去化化粧，等下爸爸帶妳出去應酬，今天有好幾個日本朋友從大阪來，老爸要請他們去新北投喝酒，洗溫泉。

沈瑞：（氣）我才不要去那種地方哩！

△她先進屋，裕仁唸叨著也跟著進去。

於明：（慫了半天了）嘿，我們中國真是地大物博嘍，怎麼連這種「寶貝」也出產，他這麼大歲數怎麼活過來的？

於慧：於明——

奶奶：不要理這種忘恩負義的小人了，他還要搬家？就忘了當年生意做垮了，連日子都過不去，是我們好心借房子給他住，送錢給他們生活，就像對自己家人一樣，沒想到他現在做投機生意發了點財，就得意忘形成這個樣子！今天我們家裡出了事，他不說關心，幫忙，居然還說出這種話來，真是教人寒心！

於明：這種人根本就不能交，你以德報怨，他就以怨報德！

於慧：不說了，於明，去換換衣服，洗個澡！等下我們再到船公司去問一下爸的情況。

於明：好——（取背包要走）

奶奶：等一下，你平平安安的回來了，應該謝謝（指供桌）祖上的保佑！

於明：是，奶奶！

△他恭敬地鞠了三個躬後，提著背包下，奶奶也帮他拿了一兩件零碎，一同進入甬道。

△耿進自大門處進來，手上有一大捲用報紙捲著的物事，於慧一轉身恰好發現他——

於慧：（愉悅地）耿老師——

耿進：他們都回來了嗎？

於慧：都回來了，耿老師，真謝謝您，辛苦啦。

耿進：運氣還算不錯，總算找對了地方，不然他們恐怕還要多受一兩天罪！

於慧：那山上是不是很危險？很怪的地方？

耿進：（幽默）那麼高的山，當然有它自己底性格！說危險是有危險，不過，景色優美也是別的地方比不上的。

（想起來）啊，這就是從那個山上帶下來的，就送給妳吧！

於慧：是什麼？

耿進：妳打開看看嘛！

於慧：（細心打開，驚訝，歡呼）啊，蝴蝶蘭！（愛不釋手）真是美極了！

耿進：（微笑）我也是因為看她太美了，所以她雖然長在峭壁上，我還是忍不住冒險把她採了下來！喜不喜歡？

於慧：好喜歡！（忽然）耿老師，這麼名貴，而又得來不易的花，您怎麼想起來送給我的？

耿進：這，妳這個問題倒把我考住了！

於慧：為什麼不送給別人呢？

耿進：我想——大概也沒有什麼「別人」，值得我冒險去做這件事吧。

於慧：（感動，低下頭）謝謝你。

耿進：（看著花）我好像記得，在以前的小學課本上，彷彿有這樣一段話：說在台灣東部的高山上，地勢險峻，氣溫寒冷，卻綻放著美麗的蝴蝶蘭！她芬芳高雅，不怕雨雪冰霜，人們想獲得她，就必須要有攀登懸崖的勇氣纔成！

於慧：這樣的形容詞，蝴蝶蘭真可以說是當之無愧！

△她不由地心弦一顫，思緒弄騰，幾乎不敢逼視他。

耿進：（溫柔地）於慧——

△她回過身來，兩人默默相視，似已交會了萬語千言——

△大門響處，梅氏父子，連同田杏枝、冷於倩四人一齊進來了，和室內人胡亂招呼著。

履豐：哈哈，簽了名，蓋了章，他們收了錢，妳拿到了存摺，這才算「送佛送到西天」啊！

杏枝：謝謝，謝謝，改天我一定要好好地請梅董事長！

履豐：哈哈，我們眼看著就要變成一家人了，還客氣個什麼勁兒呢！於慧啊，妳可要有心理準備啊，只要你們一結婚，我就讓你們到美國去定居，我現在是什麼都不少了，連美國綠卡都有了！就缺少一個小孫子兒！這是唯一的缺憾，可就要你們小倆口兒來補救囉，哈……。

於慧：（窘而慍）梅伯伯——

於倩：於慧姐，梅伯伯剛才也說了，教妳把那本小說版權讓出來，因為梅伯伯已經答應幫那家電影公司的忙了，妳不能教梅伯伯下不了台吧？

履豐：我這張老臉，有沒有面子，可全看妳囉，哈……。

於慧：我——

杏枝：（因勢利導）妳要白放著三十萬塊錢不賺，那不是個大傻瓜嗎？

於倩：這是我一輩子最重要的機會，於慧姐，我今後能不能紅起來，就決定在這部戲上了，妳不能扯我後腿啊！

之望：於慧，我看妳就同意了吧，這是好事啊，可以說對每個人都有好處，說不定將來片子一紅，妳也跟著變成走紅的女作家了！

於慧：（幾近歇斯底里）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

△甬道內的奶奶和於明，左屋的沈瑞和裕仁，聞聲都盡出，到客廳裡來看究竟——

奶奶：怎麼回事？怎麼回事？

於慧：（哭過去）奶奶——

奶奶：怎麼啦，於慧？（問大家）剛才怎麼回事？

履豐：老太太，是喜事，大喜事！我剛跟於慧說了，只要他跟之望一結婚，我就送他們到美國去定居，好好去享受！這不是件喜事嗎？

奶奶：於慧，妳，妳已經決定了嗎？

於明：姐，妳真的要結婚了？

於慧：我——（茫然視屋內，終於看到了耿進和那束花——）我——我不要！

△她哭奔入屋，一室愕然！

履豐：（有如受辱）呢？呢？不要？像這種結了婚就到美國定居，這麼好的條件，居然會有人不要？啊？

裕仁：（涎著臉過來）梅董事長，您別生氣，他們家不要，我們家要，您看看，我女兒怎麼樣？（指）小瑞——

沈瑞：（臉都氣紅了）爸！您——您好無聊啊——嗷荷……

△也氣哭了，自大門跑出去了！

於明：沈瑞——沈瑞——小瑞——（也追出去了）小瑞——

裕仁：（也追出去）不許你這小子去追他，你給我回來！回來！回來……（走得太急，碰到東西，那束花也被

碰掉在地上。）你們給我回來……

△耿進悄悄撿起那束花時——

△幕後落。

第四幕

時：前幕數月後的一個黃昏。

地：同前。

人：冷於慧、冷於倩、冷於明、冷奶奶、田杏枝、耿進、沈瑞、梅之望、沈裕仁、梅履豐、冷德全。

景：同前，窗外晚霞滿天，夕陽如火。

幕：接近黃昏，窗外一片燦麗，室內也顯得豁亮。

屋內傢俱有了相當變動，最主要的左、右兩邊屋子，不再有兩家的感覺了，這是因為左鄰沈家已然遷走。

幕起時，於慧正在忙於改作業；案上一大疊簿子可以想見已經是開學了。（她服飾及其他人底服飾，均因季節有所改變而更動。）

於慧：於倩——於倩——妳生病了？

於倩：於倩——於倩——妳生病了？

於倩：（露出頭來）不是生病呀？

於慧：那怎麼了？

於倩：（以手遮唇，悄聲）生理現象！

於慧：（沒大聽清楚）什麼？

於倩：（再一次）生理現象——噯，（見她仍不大了然，於是）我——我下來告訴你好了！

△電話鈴響，於慧接聽——

於慧：喂，是的——啊，小瑞呀？我弟弟在，你等下，我去叫他——（置話筒，走向左邊日式房附近——）冷於

明——冷於明——你的電話——

△於倩自甬道出來，手上還剝著橘子——

△於明拉開紙門，跳出來——

於明：誰打來的？

於慧：快點兒，是沈瑞！

於明：噯——荷！（快跑過來接聽，幾乎撞倒走過來的於倩——）對不起！（接電話——）小瑞嗎？我是大明啊

——怎麼了？慢慢講，不要哭嘛——唔——唔——（不斷地答話，安慰對方）

△走道附近，於倩在和於慧說悄悄話。

於倩：（結束耳語）就是這麼回事，算我倒霉，中了獎！

於慧：（打她一下，要她小聲）哎呀，妳該死啊！

於倩：死不了的，現在動手術很方便——

於慧：（指於明那邊）噓——

於明：（語氣誠懇，緊迫）妳趕快來，躲在我家最安全了，就算妳爸找得來也沒轍，快，要不要我去接妳？——

——好，那我就等妳好了，拜。（放下電話）哈，天下無不是的父母？才怪！

於慧：沈瑞怎麼啦？

於明：沈瑞自從她們搬家以後，這兩三個月以來，他爸一直帶著她去給日本人相親。最近又來了個什麼田中社長

，看上了她，拼命糾纏她，她老爸恨不能馬上就當日本鬼子的老丈人，今天說就要逼她去訂婚，她怕死了

，所以她想逃到我們家來躲一躲！

於倩：教她快來呀！躲在我們家比防空洞還要安全，她爸敢來，我對付他！

於明：讚！要是什麼田中，本田之類的敢來，我對付。

於慧：你先去給奶奶說一聲，奶奶也蠻喜歡小瑞的！

於明：那當然——這叫愛屋及烏，奶奶當然會疼未來的孫媳婦了！

於慧：（笑罵）皮厚！人家沈叔根本看不上你！

於明：他呀，只看上日本人。妳們知道嘛，小瑞他爸名字叫沈裕仁——日本天皇裕仁那兩個字，裕仁——愚笨的人！哼！無聊！（進入甬道）奶奶——奶奶——

於慧：（緊張地）妳跟梅之望——是什麼時候發生的這個事？

於倩：兩三個月了。那時候，沈家還沒搬走哩！（解釋）啊，就是那天在你們鬧翻了以後——可不是在你們好的時候噢！

於慧：（惋惜）噢，妳怎麼會上他這個當的？

於倩：誰怕誰呀？說不定是他上當哩！

於慧：你們怎麼開始的？

於倩：（聳聳肩，無所謂的樣子）沒有啊。那時候，因為妳不肯合作，我戲拍不成嘛，反正沒事啊，他找我出去玩兒，我，我就去了！

於慧：就這麼「簡單」？

於倩：一共就兩個人的事，還能多複雜？

於慧：（噓了口氣）那——你們現在準備怎麼辦呢？

於倩：沒有什麼怎麼辦啊，本來他說要跟我結婚，讓我跟他去美國，我說好啊；可是後來他又說，我們何必結婚呢？大家都單身，保持自由，不是更好嗎？

於慧：那妳怎麼說？

於倩：我說——隨便！本小姐才不會賴上他哩！

於慧：可是妳現在——那怎麼辦呢？

於倩：凉拌！大不了拿掉就是了，我有認識的婦產科。

於慧：唉，妳——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說妳才好！

於倩：儘管說吧，妳是堂姐，絕對有資格，何況——妳還是梅之望以前的女朋友——

於慧：什麼以前，他現在還想找我麻煩呢，剛剛還來電話說要來看我。

於倩：沒問題，妳隨時可以「收復失土」，我不在乎。

於慧：不可能的，我覺得我跟他距離愈來愈遠了——

於倩：我知道，那是因為妳跟耿老師愈來愈近了！

於慧：噓——

△杏枝翻看著皮包，倉惶自臥室出來，臉色很緊張。

於慧：阿姨要出去啊！

杏枝：噯，等下梅伯伯來，就說我已經先去合作社了。唉，也不知道能拿回來多少。這都是被他害的，糟透了！

於慧：怎麼啦？阿姨？

杏枝：梅伯伯說，他已經得到了消息，替我們辦優利存款的那家信用合作社好像有問題了，他要我趕快去提款，免得吃倒帳。可是我當初簽的約是定期存款，現在也不知道能不能拿回來。一百多萬啊，要拿不回來，我可是跟妳爸一樣死路一條！

於慧：阿姨，別那麼說嘛，事情也許不會那麼糟的。就算我爸，也不能說是就絕望了，我始終覺得他老人家還活著！

杏枝：那他就更不會原諒我了。我走了，於慧，不要讓奶奶知道這件事，我一會兒就回來。

於慧：好。

△恰好門鈴響，杏枝開門，耿進入內，手上拿著一疊書——

耿進：冷太太，要出去啊？

杏枝：呃，請裡邊坐，於慧，耿老師來了。

於倩：我看這兒光線夠亮的了，我這個「電燈泡」趁早「退休」吧！

△於倩在耿進進來前，進去了。

耿進：於慧，妳看，妳心血的結晶——問世了！

於慧：（訝然）這麼快就出版了，我看——荷，封面印得真好！

耿進：（笑）什麼話，裡邊也好啊！

於慧：（只顧翻書）謝謝！不曉得還有沒有錯字。

耿進：錯字如落葉，難免會有一個半個的，不過，我們校了那麼多遍，應該對得起買書的人了。

於慧：（笑）就怕沒人買！

耿進：不會的，這次預約的人就很多。楊老闆很開心，說這本書他可以賺錢。

於慧：真的？

耿進：他現在就在附近咖啡館等妳哩！

於慧：（詫異）等我？幹嘛？

耿進：他要請妳再寫一個長篇，所以想當面跟妳聊一下。

於慧：拜託，我哪有那麼多時間，課不上了？

耿進：（笑）那是妳底事，妳跟他去研究呀！人家在等妳。

於慧：我——現在還有點事，吔，這樣好不好，你先幫我跟他談談我的情形嘛，我一會兒來。

耿進：我知道，妳要換衣服，「倒尺」一下？

於慧：幹嘛，我才不搞那一套哩，是真的有事。（頓）嘿，還是告訴你吧！是梅之望，他說他就要回美國了，所以一定要來跟我好好談一下。

耿進：（怔了一下）哦，那——那等於就是找妳作最後的攤牌了？

於慧：也許是吧，這場「牌局」也該散了。

耿進：那——他會不會變成贏家？

於慧：（堅決）絕對不可能。

耿進：為什麼？

於慧：因為——「王牌」在你手上！

耿進：（笑著雙手握拳，作有力，勝利狀）謝謝！其實，王牌也不是在我手上，是在妳心裡，對不對？

於慧：你知道就好了嘛。

耿進：那我先走了，一會兒見！

△門鈴聲大作——二人有些尷尬。

耿進：（化解，玩笑地）怎辦？王見王——必死！

於慧：不要管他，你走你的好了。（門鈴又響連聲）

△她去開門，一下跑進來的是沈瑞——耿進出去了。

沈瑞：慧姐，我來了！

於慧：來得好，快進來，小瑞。（關上門）冷於明——冷於明——沈小姐來了！

△於明當先，於倩隨後，都出來，迎她。

於明：小瑞，蠻快的嘛來的！

沈瑞：怎麼辦？我慘死了！我爸非要逼我今天去訂什麼鬼婚！

於明：就跟那個田中社長嗎？

沈瑞：什麼社長，那個日本人滿嘴粗話，膀子上都刺的青，簡直就像是流氓！

於倩：妳爸也太過份了，就算要把妳嫁給日本人吧，那也要嫁個好的——

於慧：再好也不行，小瑞要嫁給別人，那於明怎麼辦？

於明：妳聽到沒有，我們全家人都在歡迎妳，所以將來嫁給我決不會吃虧的！

沈瑞：先別管將來了，「現在」要怎麼辦？我爸現在到處在找我，一定會找到這兒來的——（門鈴響，她尖叫）

啊，怎麼辦？一定是我爸來了也！

於明：別忙，先給他來個「鳳還巢」，妳就躲到我屋裡去，妳爸一定以為那邊還是空房子，想不到的。

沈瑞：啊，你屋裡？

於倩：走，我保駕！

△三人迅速進入左邊日式房子，拉好門窗。

△於慧去開門，進來的却是梅之望。

之望：嗨，於慧——

於慧：裡邊坐吧，我正在等你呢？

之望：好極了，明天可能我就要回美國了，所以今天我們要好好長談一番。

於慧：怕不行嘍，等下我還有事要出去。你會有很多話要說嗎？

之望：對，很多重要的話有要告訴你——

於慧：說最重要的一句好了。

之望：我愛妳！

於慧：你嚇我一跳。

之望：是真的！我爸說得對，我這輩子如果不能娶到冷家小姐，那我什麼都完了！

於慧：有那麼嚴重嘛？

之望：對我來說世界上沒有比結婚更重要的事，因為我爸現在抱孫心切，恨不能我馬上結婚，馬上生孩子才好。

於慧：所以你現在就急需一個太太，最好再來一個孩子對不對？

之望：對！

於慧：這位太太最好還是要我們姓冷的？

之望：完全對！

△於倩早就出現他身後了。

於慧：那你已經得到了！

之望：啊，妳答應啦——冷於慧？

於倩：不是冷於慧，是冷於倩——我！告訴你吧，我們底孩子，在我肚子裡已經有兩個月了，請你幫我決定一下

——是生下來呢還是拿掉？

△要出來的奶奶，聞聲又縮了回去！

之望：啊？我的孩子？

於倩：不要驚訝，你我不敢承認就賴帳也沒關係，我也不在乎。不過這個孩子的確是你的，你要是不信，我把他

生下來一驗血你就賴不掉了！

之望：怎麼可能，怎麼可能？妳，妳胡說八道！

於倩：（厲聲）住嘴！你可以賴帳，走人，可是你沒有資格罵我，你要是個男人，就應該記得是你找我的！

之望：（硬著頭皮）我，我承認找過妳，可是我們也說好了互不干涉，好聚好散的，我不能管妳肚子裡的事！

於倩：我沒有要你負責任，只不過因為你是孩子的父親問你一聲罷了。你要是不願意表示意見那就算了。儘管回你的美國吧，我才不會作未婚媽媽哩！

之望：（向於慧）於慧，對不起。

於慧：你對不起的應該是她罷。（誠懇）之望，難道你沒有想過跟於倩結婚嗎？之望：隨便玩玩兒！就要結婚，那未免太對不起我自己了！

△於倩一耳光打上去，反而和顏悅色地——

於倩：我已經給你錢過行了，滾吧！（倔強地忍住眼淚）

△之望掩著臉，哼了一聲，狼狽而去——門也未關。

奶奶：於倩——

△奶奶出現在甬道口，氣得混身顫抖，於慧忙過去扶她。

奶奶：我們家裡怎麼會有妳這樣的女孩兒？聽到妳講的那些話，我都替妳害臊，我都不好意思出來，妳知道嗎？妳這樣就叫現代嗎？就叫感情嗎？妳是在拿妳父母的遺體作踐啊！妳對得起妳死去的父母嗎……。

△於倩一語不發，含著淚水，在供桌前挺挺地跪下。

於慧：奶奶，您就饒了她吧！

奶奶：我沒有要她跪，是她自己慚愧，應該懺悔的！

△於倩終於哭了起來，奶奶也難過——

△外邊沈裕仁在大門口嚷嚷！「有人在家嗎，怎麼大門沒關哪？我進來了！」順手按了下門鈴。

奶奶：把她攙起來，到裡邊去，有人來了。

於慧：於倩——走，我們到屋裡去。

△姐妹倆進入甬道，沈裕仁探頭探腦地進來了。

奶奶：要進來就進來，不要鬼鬼祟祟地！

裕仁：（點頭哈腰）好久不見老太太好啊？

奶奶：好什麼，我兒子到現在還沒消息！

裕仁：唉，我也是呀，我女兒也是到現在沒消息！

奶奶：小瑞去哪裡了？

裕仁：沒到府上來呀？

奶奶：好像說來過電話，人我還沒看到。

裕仁：真糟糕，說好了今天要給她訂婚的，沒想到她人居然不見了！

奶奶：小瑞不是還在唸書嘛，怎麼忽然的就要訂婚了？

裕仁：女孩子嘛，早晚都是要嫁人的，早訂婚，早結婚，早了一樁心事！

奶奶：為什麼不等到她學業到一個階段呢？

裕仁：等她大學畢業，說不定就沒有這麼好的機會了！這回我是給她找了個日本人，田中社長！田中！

奶奶：（笑）我一聽到田中兩個字頭就大！

裕仁：沒辦法，我是專做日本人生意的，所以要交日本朋友，用日本東西，唱日本歌，說日本話——

奶奶：就恨不能自己變成日本人才好！

裕仁：對對對！（可說日語：「梭梭梭——」）

奶奶：哼，跟日本人作生意變成日本人，跟美國人作生意就要變成美國人了？

裕仁：對對對！（可說英文：「呀呀呀——」）

奶奶：你還真會變，這樣變來變去的不累呀？

裕仁：累啊，日本鬼子作生意精的很，要陪他們喝酒，要陪他們上北投，送禮請客拿回扣，一樣也不能少，說他

們是鬼子，他們比鬼還精！

奶奶：那你為什麼還要把自己那麼小的兒子，送到日本去，作鬼子的兒子呢？

裕仁：那樣——那樣，他長大以後就可以不要當兵了！

奶奶：（氣）人人都要是像你這樣逃避兵役，那敵人來了你怎麼辦呢？

裕仁：嘿嘿，我就往日本跑啊！

奶奶：如果敵人就是日本人呢？

裕仁：（語塞）那——那——

奶奶：算了算了，我也不要跟你嘔氣了，你請吧！

裕仁：（趕快鞠躬）阿里阿多，如果我家小瑞來了，就讓她趕快回家，說我在找她！散啣娜拉——

△他急忙轉身就走，和上場的梅履豐撞了個滿懷！

裕仁：息裡麻塞！息裡麻塞！

履豐：老弟，慢點兒，慢點兒，我還要去美國哩，不要把我撞到菲律賓去了！

△裕仁匆下，沈瑞和於明正拉紙窗，探出頭來，他又回來交代話，於明急忙以身體擋住沈瑞——

裕仁：呢，老弟啊，我女兒要來，就說我在國賓飯店田中社長那兒等她。

於明：好，要不要我送她過去呀？

裕仁：啊不不，不敢勞駕啦！散啣——啊，再見，再見。

△他走了，沈瑞再探頭，於明擁抱她，將紙門又拉上了。

履豐：老太太，德全兄到現在還沒消息，可是我跟我家之望，打算這一兩天就要去美國了，那關於我兒子跟令孫女的婚事，老太太您看，是不是也要有個決定呢？

奶奶：啊，你們還想到這件事啊，我還以為你們要不聞不問哩！

履豐：怎麼會呢，他們這麼深的感情了。

奶奶：說得是啊，那你們就趕緊準備婚事吧，要再過些日子，等肚子都看出來，那可就更不像話了！

履豐：（喜出望外）什麼？已經懷了孕啦？那真是太好了！

奶奶：都是你那個寶貝兒子闖的禍呀！

△於慧出來——

於慧：梅伯伯，奶奶，我要到門口去一下，一會回來。

履豐：呃，妳先等等，我看看——（端詳半天——）這還實在看不出來——（悄聲問）有幾個月啦？

於慧：（莫名其妙）什麼？

履豐：不是說——

奶奶：不是說她，是我的小孫女兒，於倩！

履豐：（快點）哦，那個電影明星是嘛！這可真沒想到！（向於慧）沒你的事，對不起，妳請便。

於慧：啊，我阿姨說，她已經先去合作社了，要我轉告您一聲。

履豐：（怕聽這事）呃喔——

△於慧離去——出了大門。

奶奶：不止是你沒想到，我們也沒想到啊！

履豐：真的是之望闖的禍嗎？

奶奶：你兒子都承認了，我親耳聽到的，你不信去問問！那絕對是他闖的禍！

履豐：（欣然）那就好，那就好！老太太，不瞞您說，我歲數也不小了，到今天還在社會上四處奔走，還不是為了子孫，將來在美國過好日子嘛！所以，我只要是能見到孫子就好，至於誰是我的兒媳婦，那都無所謂了，哈哈。

奶奶：你能做得了你兒子的主嘛？

履豐：這沒問題，他敢不聽我這個中國老子的話，他還敢不聽那個美國總統林肯的話嗎？

奶奶：我聽不懂你的話！

履豐：哎喲老太太，兒子是假的，美金是真的！現在所有財產，都還在我名下，他不聽話行嘛？我，我現在就去找他！老太太，回頭見。

△他匆忙離去，於明和沈瑞出來了——

沈瑞：冷奶奶，您好。

奶奶：呢？妳什麼時候來的？妳爸爸剛才來找妳，還被我說了他一頓！

於明：希望他能「茅塞頓開」就好了！啊，奶奶，剛才梅伯伯跟您在聊什麼？

奶奶：在談他兒子跟你二姐的婚事！

於明：啊？從大姐變成二姐了？這，這合適嗎？

奶奶：不合適也得合適！奶奶已經作了主了！

△於倩自甬道出來，情緒已經平靜多了。

於倩：多謝奶奶幫我說話！

奶奶：唉，我，我還能說什麼啣！

△電話響，於明順手接聽——

於明：喂——找哪位？（失聲）啊？爸！是您？您在哪兒？——在台北公司裡了？啊，在——（向奶奶）奶奶，

是爸爸呀！您快來，爸找您說話——

奶奶：（手跟聲音都在抖）喂？你是德全嗎？——（一下哭出來）你是怎麼回來的？——哦，哦，給人家撈起來

以後就失去了記憶！那現在好了嗎？——哦，好，好，我讓你兒子來接你回家，好好。（放下電話，兀自

哽咽）於明，快去你爸公司，接他回家！

於明：（跳起來高興地過去抱著祖母親一下）嘍喝！奶奶，您說的對：「吉人天相」，好人命大！（轉身就走——

）

沈瑞：呢，冷於明，我跟你一道去！

△二人迅速離去，奶奶在於倩扶持下面對供桌，雙手合什——

奶奶：（喃喃）老天爺，您對我們家真是太好了……。

△她無限虔誠，淚水爬滿臉頰，佇立一如塑像……。

△燈光漸暗，再亮時已是萬家燈火，屋內外一片輝煌。

△室內是灼急地冷奶奶、冷於倩，她們在等待中——

△大門外，鞭炮聲響起——

△於慧和耿進興奮地先跑進來——

於慧：奶奶，爸到家了，您放心吧，他人好好地，一點兒都沒受傷！

耿進：恭喜您呀，老太太！

奶奶：謝謝，謝謝——

△在於明、沈瑞陪同下，略見消滅地冷德全回來了。

德全：（盡量平靜以減少慈母的激動）媽——
奶奶：德全——

德全：（過來安撫她）對不起，媽，這回可是讓您嚇着了吧？其實——也沒什麼，我出了事，給人家救了起來，糊裡糊塗躺了幾個月，什麼也不知道，就跟作了場夢似的，哈哈，對不起，媽，讓您耽心了！

奶奶：你說得倒輕鬆，家裡的人可是都急死了！偏偏這幾個月事情又多，要不是虧著於慧裡裡外外的張羅，這個家都要散了！

德全：（陪笑）不會的。媽，家裡只要有您老人家在，就永遠也不會散！當然，我這個懂事的女兒，也是個好幫手。於慧，我聽妳弟弟說了，這段日子妳夠忙的了，又要上課，又要管家，還要寫文章——

於倩：還要談戀愛！

於慧：討厭啦！

於明：這還不是普通的戀愛哦，是標準的「三角習題」！

於慧：你們再說？

△她要追打他，引起眾人大笑。

德全：（笑著制止）於慧，「大器晚成」爸爸要特別恭喜妳；（與耿進握手）更要恭喜我這位準「乘龍快婿」！你不愧是學中文的，可真有耐性啊！哈哈。

耿進：多謝老伯，我這是「書到用時方恨少」得來不易啊！

沈瑞：這我可以證明，耿老師為了要選一枝最美的花送給於慧姐，差一點沒從海拔三千多公尺高的奇萊山上掉下來吧！

耿進：你這個小丫頭，專門記老師的糗事！

德全：值得，值得！你娶了我這個女兒作妻子，別的不敢說，將來絕對不會教你有什麼後顧之憂！（環顧）唔？怎麼家裡少個人？

於慧：啊，阿姨到信用合作社去提款了。

德全：（詫異）什麼時候開的戶頭？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？

奶奶：唉，你不知道的事情還有哩！連於倩這丫頭也快要結婚啦！

德全：哦，這倒很有意思，妳們姐妹要不結婚嘛就沒有消息，要結婚就「大家一起來」！真是好事成雙啊。趕快告訴我，於倩妳要跟誰結婚啊？

△之望被他父親拉了進來，正趕上話頭——

履豐：就是跟我兒子啊！哈哈……哎呀真是恭喜老兄呀，死裡逃生，有驚無險！哈哈……之望，還不快過來拜見岳父大人——

之望：（窘）爸，這不太好吧？結婚這事要兩廂情願才行，如果沒有感情——

履豐：少跟我囉嗦！（壓低嗓門）你們要沒有感情她會懷孕啊？

之望：爸，這，這是兩回事呀！

履豐：一結婚就是一回事了！

之望：爸，您不懂——

於倩：（終於爆發）好了，你爸不懂我懂！梅之望，你不要再推三阻四的了。你不是不想結婚嗎？本大牌我還不
甘心嫁人哩！別以為我現在懷了孕就賴上你了，告訴你，只要住三天醫院，我出來照樣是中國小姐！你今
天要不鄭重向我道歉，不要說美國，就是到歐洲看我有沒有興趣！再見！

△不顧一切，轉身進了甬道，於慧等叫都叫不住——

履豐：（威嚴地）之望！去！

之望：爸，幹嘛？

履豐：（指）去給你未來的妻子跟未來的兒子道歉！

之望：爸——

履豐：快去！（又壓低嗓子）要不然一切後果你自己負責！

之望：好，我去！（邊行邊咕嚕）這邊是爸爸，那邊是兒子，兩頭夾攻，誰都有理；我又是爸爸又是兒子，就是
不值錢！

△在眾人笑聲中，他也進了甬道，外邊却傳來沈裕仁氣急敗壞的聲音：「小瑞啊——小瑞啊——使得沈瑞大
驚，正要找地方躲時，裕仁已進來了——

裕仁：（高興）哎呀小瑞啊，妳果然在這兒，老爸可放了心了！我還以為妳去了國賓飯店了呢！

沈瑞：（退縮）我才不要去哩！

裕仁：哎呀幸虧妳沒去呀！那個田中社長，原來是個販賣「速賜康」的，他剛被警方帶走，連我也差一點被警方
誤會了，聽說他們是東京「山口幫」的！好危險呀！哎呀真是……。

沈瑞：看那樣子就不像個好人，虧您還想讓我跟他訂婚、結婚哩！

裕仁：不不不，統統取消，取消！我要再講這件事，就是「八格耶魯」——啊不不，就是忘八蛋！真的，經過這
次教訓，以後——連日本人生意我都不敢做了！

奶奶：那也不必，只要記住自己是中國人，做的是正當買賣，那跟誰做生意不行啊？

裕仁：對對對，還是老太太說的有理，哈……。

△忽然失魂落魄的杏枝出現在門口，大家的目光都被她的神情吸引過去。

德全：杏枝——

杏枝：（一震）啊？你——回來啦！

德全：是啊，我撿了條命回來，該為我高興吧？

杏枝：（機械地）高興，可是我——

德全：（察覺有異）妳怎麼啦？

△她哭出聲來，要衝進臥室時，一個中型藥瓶掉在地上，於慧順手將它撿了起來——

於慧：（一驚）啊，安眠藥？阿姨，您——

杏枝：（掩面）我是這家裡的罪人，我沒臉再活下去了……。

德全：（過來，接過藥瓶，看了看）杏枝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？先不要激動，告訴我好嗎？

杏枝：我，我對不起你，家裡的那一百多萬存款，全部被倒掉了！

△眾人皆為之一驚，梅履豐更是慚愧。

杏枝：那麼大的信用合作社，我怎麼會想到它會騙人？我只知道存到那兒利息很高，誰知道連本錢都不回來了

，我真是該死啊！

德全：（了然）不要說了，我已經明白了。不就是丟了這筆錢嘛，可是你看，我人回來了，這不是很好嗎？就算

妳用這筆錢，把我從閻王爺那兒買回來的了，那也值得，對不對？

杏枝：可是——

德全：算了，不提了！「上回當，學回乖」，如果因為這次事件的教訓，能讓我們真正的長大，知道什麼是該做

什麼是不該做的，那這筆學費就算是沒有白繳！（微笑詢問眾人）大家同意我的話嘛？

△眾人鼓掌以報，德全將杏枝挽過來——

德全：今天是個相當有意義的日子，悲歡離合都湊在一起了！就算是紀念我「再世為人」罷，今兒晚上我要作個

小東，請大家好好喝兩杯！

△眾人歡呼聲中，於明忽有所發現——

△之望和於倩在閣樓上，正忘情地擁吻著——被於明一指後，那個區域突然亮了起來！

於明：你們看——哇噻！亂沒公德心的，把窗戶關起來不行啊？

△眾人轟笑中，閣樓上窗戶不知被誰的一隻手帶關了起來。

△於是——

△光不滅，幕疾落。

△全劇終。